

科学与人文的划分,是在工业文明占据统治地位以后才出现的事情。

玉渊杂谭》

迎接我们的“国民休闲时代”

文·句艳华

近日,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《国民旅游休闲纲要(2013-2020年)》,提出到2020年,基本落实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,要保障休闲时间,改善休闲环境,推进国民旅游休闲基础设施建设,完善国民旅游休闲公共服务。

终日忙碌的中国人终于可以大大方方地休闲了。我们将走进一个由国家主导的全民性休闲时代。百姓之喜,溢于言表。

这几十年来,国人的弦绷得太紧了。身处转型期的中国,不管是几零后,不管是主动承担使命,还是被迫融入洪流,在巨大的人口分母下,每个人都在跑步前行、负重前行。国力增强的背后,是全

民的庞大投入和付出,人们普遍心乏体累。疲惫之下,社会衍生出诸多令人忧心的问题,如亚健康、心理疾病、人际危机等等。所以,在当前人们问“你幸福吗?”这样的问题,才会得到各种各样的“神回答”。

生活在过度压力之下的人不可能幸福。一个国家的发展,一个家庭的进步,不能以牺牲自身成员的幸福为代价,否则发展就打了折扣,也无法走入良性的循环轨道。一个真正健康的社会,必是一个“乐业”而非“苦业”的社会。

以人为本是社会的准则,是到了考虑劳逸结合以及结合的“质量”的时候了。张弛之道在中国

其实源远流长,中国人原本是个很会“享受”的民族,风花雪月、花鸟鱼虫、工艺文玩,文人有雅赏,草民有俗趣,学中玩,玩中悟,连读书和教育这些事,最初也只是休闲活动的一种而已。所以,脱离了实用目的和生存需求的休闲活动,会培育和丰富人的精神世界,思想、文化、礼仪等也由此产生。而这些对于人和社会来说至关重要,经济水平越高,这种需求就越是强烈。

但这几十年,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,很长一段时间以来,人们内心深处都把休闲和懒惰联系在一起,羞于谈休息,甚至不敢休息。到本世纪初,假日经济、旅游经济等概念走入视野,

这种思维才被逐渐拉回正轨。但是,无法满足“有钱有闲”这两个条件的时候,休闲还不免成为空谈和奢望。这些年,人们对有假不能休的“吐槽”还少吗?

看着疯狂的海淘族便可知,如今“有钱”这个条件逐渐成熟。“有闲”正是《纲要》出台要解决的问题,它要让人们进一步抛弃对休闲的负面认识,轻轻松松、健健康康、没有顾虑地去休息。

速度体现了中国人的干劲,而学会休闲体现了中国社会的素质。无论是和谐中国、幸福中国,还是美丽中国,国民的休闲生活都将是不可或缺的部分。

科林碎语》

文·刘光裕

蚁国之思



蚂蚁是世界上最普通、最常见的虫子。一个巢穴之内的所有蚂蚁均由同一个蚁后产卵发育而成。不同角色的蚂蚁之间形态差异很大,但遗传结构却是一模一样。兵蚁和工蚁一辈子为蚁后卖命,不求回报地辛苦劳作。蚂蚁为何会进化出这种利他行为,这个问题困扰了生物学家近一个世纪。达尔文在《物种起源》中提出生物之间“物竞天择、适者生存”,但蚂蚁却不合这个原则。达尔文在《物种起源》中,刻意回避了蚂蚁利他的例子。

中国经历了甲午中日战争之后,民族危亡意识蔓延。近代著名学者严复将英国物种选择的理论翻译成文,并加以整编评论以《天演论》刊行,出版。严复以意译加评论的方式阐述了自然界中动植物竞争、选择的方式,并将其扩大到社会制度、文化语言方面,试图激励国人的危机感。

如严复所愿,《天演论》影响了一大批进步人士,如梁启超、鲁迅等均在其列。但严复过度解析了达尔文的意思,也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西方学术界对“适者生存”的争论,更没有得到当初达尔文著书之时的迷惑与困顿。极度宣扬“弱肉强食、适者生存”给那些社会强者找到了思想利器,有能力的人就有生存的权利,无能者就只能甘愿受苦。《天演论》让近代学者和精英对自己的文化感到悲哀,现在想来,也许它对传统文化的大倒退产生了一定作用。直到今天,这种自卑感依然盛行,人与人之间救助弱者的社会风气依然薄弱,假如我们对蚂蚁的利他行为有足够认知,或有裨益。

其实早在1964年,美国生物学家汉密尔顿便解开了蚂蚁利他行为之谜。他认为是因为蚂蚁个体间亲缘关系很近。蚂蚁个体的遗传结构是一模一样的,蚁后的儿子就相当于他们的儿子。汉密尔顿认为,动物之间,亲缘关系越近,彼此合作和利他行为就越强烈;亲缘越远则越弱。汉密尔顿把这种关系称为亲缘选择。

道金斯在此基础上,又提出另一种观点,认为物种选择其实是发生在基因水平的。在他的名著《自私的基因》中,他说选择并不是在种群或物种水平上,而是在基因水平上。每个基因都是自私的,所以才会演化出蚂蚁互助合作的利他行为。

随着西方科学家对蚂蚁的社会性和利他行为进一步了解,一门全新的学科——社会生物学诞生。

蚂蚁社会分化简直到了极致。蚂蚁有农牧场,收集种子,种植蘑菇,外出打猎。有一种蚂蚁干脆分化成为专职的蜜蜂,肚子中储存着花蜜;蚂蚁有建筑设施,还有墓地,有的蚂蚁就专职清扫同伴的尸体。蚂蚁也并非想象的那样快,蚁后“管理”松散时,工蚁们也会偷懒。一种白蚁老去之后会自杀式爆炸以抵御外敌,颇具“侠客”精神。这与人类社会如此相似!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、经济学家都想知道,蚂蚁是如何控制人口数量,如何维护公众秩序,如何保持卫生,如何有效利用资源,如何保持多样性等等,以便找到解决人类社会中的诸多矛盾的钥匙。

探索蚂蚁帝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难度不言而喻,科学家便反其道而行之,寻找蚂蚁帝国是否如人类朝代更迭一样会发生大崩溃,并分析其原因。

科学家终于发现了蚂蚁帝国自然崩溃的模式生物——阿根廷蚁。阿根廷蚁于1866年发现于阿根廷,工蚁身体仅有3毫米长,但却是世界上最具攻击性和侵略性的动物之一。2009年的时候,阿根廷蚁遍布美洲及亚洲的日本,蚁巢绵延6000公里,形成超级蚂蚁帝国。

在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之后,阿根廷蚁能够快速改变食谱,迅速适应环境,增加蚁群数量。蚁群通过外骨骼上一种特殊的化学物质识别彼此。该化学物质能够增强蚂蚁个体间的合作,减少内斗,只要蚂蚁身上有这种神奇的“团结素”,它便可融入另外一个种群之中。“团结素”减少的蚁群会变得暴躁,相互撕咬,最终导致蚁群混乱不堪。

2011年底,生态学家发现阿根廷蚁入侵新西兰14年后,帝国崩溃了,蚁群减少了40%。通过模型分析发现,气候变化是导致阿根廷蚁帝国崩溃的重要因素。湿冷的气候下,阿根廷蚁种群迅速衰退,生态位最终被其它蚂蚁替代,形成新的平衡。当然,阿根廷蚁帝国崩溃也可能存在其它的因素,如食物中蛋白摄入过多,疾病蔓延、天敌和遗传突变等等。

众多的数量、高效的信息交流系统、遗传结构高度相似、形式多样化的食物结构和高度的社会分工,使得蚂蚁种群演化出极端的利他行为,最终发展成为蚂蚁帝国。这与人类社会颇为相似,始于食物资源的改善,得益于温和的气候和高效的流通,最终消亡于极端气候、疾病和内乱。人类与蚂蚁,两种如此相异的动物,社会系统与自然界竟如此相似。近几年从自然科学方面着手的一些数据分析也表明,中国的社会更迭也多与气候变化极其相关,一直处于兴旺与衰败的历史大循环之中。

研究蚂蚁帝国崩溃的原因,倡导蚂蚁社会的利他行为,而非过度强调“适者生存”,对我们正确认识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关系,修订个人的极端自私行为,并最终建立一个关爱弱者的社会环境极有好处。

人物纪事》

真诚谦和雷抒雁

文·浩 舸

七十年代末,我初到北京读大学时,社会上流传着一首悼念张志新的诗,叫《小草在歌唱》。那时首都的文艺形式还远没有时下丰富多彩,但诗歌朗诵会倒是搞得风生水起。几乎每个朗诵会都要把《小草在歌唱》作为一首保留节目。最初听到的这首诗是瞿弦和先生朗诵的,当时心里受到了极大的震撼,洒下了不少热泪。从此便知晓了诗作者雷抒雁老师的大名。

几十年过去了,直到今天,仍有人在不断地朗诵着这首诗,影响并感动着一代代人。

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,我第一次拿起笔,尝试着用诗歌的语言去打量世界,记录内心。三年的辛勤耕耘换来的是2011年第一本诗集《浩舸诗选》的出版。

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,我把经历的一些事儿,唤醒的一些记忆,积淀的一些感悟,不停地用诗歌记录下来。2012年末,人民文学出版社答应再次帮我结集。大学期间形成的对雷老师的敬仰和崇拜,促使我万分期待并奢望他老人家能够为我的第二部诗集斧正并作序。

看过我的诗集和断作后,他欣然同意,很快写了序文,并邀请我到他家做客以叙诗情,使我深受感动。

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,我们一行去拜访雷老师。一进门,扑鼻而来的是医院消毒水的味道,原来雷老师刚刚住院归来,还没有顾得上扫去周身的疲惫。看着他虚弱的身体,我的眼圈有点发红。

落座后,他评价我的诗充满了正气,充满了感情,写的真挚、真实、真切,透过文字看到了才情。也指点我说,写诗要达到“诗有别裁”,需要更多笔墨于意境的扩展和气象的营造。

老人家很健谈,从朱熹的《诗经集传》到他写诗的经验,他都妙语连珠,思路清晰。动情时,他朗诵起他的一首《掌上的心》。

“如果我能把心托在掌上
像把红的草莓
托在厚厚的绿叶上
……”

声情并茂,一片真诚,虚弱的身体仿佛被一股力量支撑了起来。
如雷老师所言,诗人是世界上最具有仁爱之

心、情感波展最为广阔的人群。那天,他用心传达出的诗情诗意,他真诚谦和的人格气场着实感动了我们,影响着我们。

如今他走了,回忆之余,我只能以一首小诗《悼念诗人雷抒雁》纪念他:

小草歌唱的天籁之音
仍飘落在蓝蓝的天空
能听到希望的轰鸣
正义力量的升腾

然而,你却把人们的期待丢在清晨
悄悄地情人节走进春风
走向充满热情的土地
把想说的话锁进密封的牢笼

你的离去带走你给所有人的爱心
网络上挤满了追思的真感实情
你的真诚谦和令人敬仰
愿天堂里的诗歌因你繁荣



流年记忆》

文·周月霞

母亲·元宵

小时候,正月十五吃的元宵都是母亲自己做。

做元宵的面是黍米磨的。黍米是母亲撒种、开亩、拿虫、撒药、施肥才成熟的。越是到了快熟的时候,越是要精心照料。我们兄妹总要轮番挥着一块大红花布哄走偷食的麻雀。等收割了,母亲就把它们穗头向上,散开,捋得就像现在的花篮,摆放在门两边。等足日头晒上三五日,能听见噼里啪啦地响了,用剪刀把穗头全部剪下,撒在大筐箩里,放在木搓板上来回揉搓,一粒也不放过。眼见着黄澄澄的米粒从青衣里跳将出来,母亲捧一把,对着太阳照半天,说金子就是那个颜色。

元宵馅也是很讲究的,母亲到了炒熟的花生、葵花籽,用擀面杖压碎,加了炒得喷香的芝麻,再挖上几勺白糖、红糖,做成红白两种馅。

滚元宵是小孩最喜欢的事。母亲从松软的年糕面里揪下肉丸大小的一块剂子,填好馅,捏严实,递给我们几个孩子,我们就争先恐后地在面板上蘸着面滚,一边滚,一边还学着母亲的话说,谁滚得最圆,谁就最有福!

父亲在外做工,每年正月十五都要往回赶。那时候没有柏油路,没有汽车,也买不起自行车,都是靠一双脚步行。于是,元宵做好后,我们就开始和母亲等。等到每家每户的鞭炮声稀稀拉拉地住了,父亲还

是没到家。母亲也耐不住我们几个磨,就烧火开始煮元宵。

母亲嘱咐我们不多吃。元宵这东西晚上吃了,不运动就不好消化。母亲总会给父亲先盛出来一碗,温到灶上。我们都不曾注意母亲的碗里有没有元宵,只看到母亲把元宵汤喝了一碗又一碗。

父亲总在我们都睡下了才赶到家。一边呼呼噜噜地吃元宵,一边有歉意的话从碗边溢出来,母亲总是微笑不语。

如今几乎没人再种黍米了,产量低,价格还卖不上去。也就更没人自己滚元宵了。我们吃的都是速冻汤圆,皮薄馅大,入口即化。可都觉得不如母亲当年做的元宵好吃。于是,有一次,母亲就真的为我们亲手做了一次元宵。不料吃到嘴里却觉得黍米有股发霉的味道,红糖甜得发苦,一点也吃不出当年的味道。母亲很惊讶,说面还是地道的黍米,馅的料更是比原先丰富。而我们知道,做的人没变,而是吃的人变了。

母亲把那些元宵都聚到那只父亲专用的清白瓷大海碗里,摆到父亲的灵位前,嘟囔了一句:老头子,还是你最喜欢吃……

母亲端起一碗元宵汤,咕咚咕咚喝下去。

文心走笔》

文·彭宗卫

大金江边的树

行走在大金江边上,我端详过很多树,它们既不参天也不伟岸,任性地散落在大金江岸边,蜷缩在峡谷里任一角落。

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带,蒸发量是降水量的五六倍,气候干燥,山大树少。一棵,二棵,三棵,在石头和砂土的世界里,它们孤独地撑起树的尊严。这里,三个月,五个月不降雨,是常有的事,可这些树无视毒辣的太阳,兀自撑起油油地大伞,开花、结果,卑贱而不失优雅地活着。

大金江上的风把大地上每一个水珠都吹干,但是树照样是绿的。天太旱,大金江边有一棵,第一年没有发芽,第二年却长出绿叶来,它好像长长地睡了一觉。它没有死,光着身子站在风里,晒在太阳底下,站在大金江边上,不吃不喝地过了一年,仿佛入了禅定。

这些树总是让人捉摸不定,不知道它们怎么

来到这环境恶劣的大金江边,不知它们未来会是什么样子。春天里,持续干旱,风沙吹得汽车摇晃,饭碗里落满沙子。去城市里呆半个月,回来再见到这些树,兀自褪掉叶子,生出一层层新绿来。我又想,从来没有雨水,在这石头的夹缝里,到底是上帝的哪一双手,在不经意间一扫,就诞生出这一层盎然的新绿来呢?在层层叠叠的嫩绿中间,偶尔会有三角梅,一蓬蓬地开在农舍墙外,开在人行道边。那花像幽幽的精灵,行走在天高水长的夜晚。

三角梅一年四季都开,热烈、鲜艳又带着几分落寞。夏季里,人们躲在空调下,躲在屋子里,树却暴晒在大金江边上,看着江水奔腾,却喝不到水。毒辣的太阳似乎要把榨干世界上每一滴水,晒得石头和泥土都要融化,可是绿色的树晒不死,它们撑起绿枝,把石头缝里最后的水分贮藏在自己

体内。有人说,这些树扎根很深,深不可测,它们是从地心里取水。在太阳下,它们团结在一起,越晒越茂密,越晒越精神。这些树,苍翠欲滴,是太阳下的精灵,它们是满腹心事的预谋家。

我有时猜想,我们只知道江河是水的来源,却不知道阳光里本来就有水。那毒辣、暴烈的太阳不是不是它们的水源呢?

禅语:热的时候到热的地方去,冷的时候到冷的地方去。看着这些树,我仿佛觉得它们是一群禅意浓浓的智者。它们活着,就在这炎热的大金江边上,与炎热对抗,与干旱为敌,与石头为伴,顺应着自然界的安排,却活出一番少有的生命景象来。

干热少水,绿色便显得特别珍贵。在大金江两岸游走,你看到满眼都是石头,树很少,树是天外来的稀客。你常常看到一丛丛浓密的辛乙合欢,看到一排排光身子站在风中的桉树,看到挺拔

高大的攀枝花树,它们是大金江两岸最顽强的生命,是两岸石头世界里的精神抚慰。

大金江两岸的山上没有树,只有草,很矮小,适合放羊。常常会看到老乡赶着黑山羊在山上放牧。黑山羊肤色油亮,像一匹匹光亮的绸缎;羊身肥大滚圆,像石头中一群跳动的精灵。黑山羊便成了大金江两岸有名的特产。大金江是川滇界河,云南四川隔河相望,两省的山羊互不来往,但人们来往,烟酒来往。这边的姑娘嫁过河,对岸的姑娘娶过来,云南的羊肉香味飘过江,四川人闻到了,抽抽鼻子,不屑地说,这羊肉硬度大,肉质没有江这边的细嫩。于是,四川人和云南人各宰各的羊,各说各的羊肉好吃,各喝各的羊汤。

上帝给了你足够的阳光,就会吝啬雨水。我想象这些树的前生今世,它们曾经有过水草丰美的昨天,是人类过度的开发和战乱毁环了一切。可是这些树的子孙们,经历了若干酷热和刀斧,熬过多少漫长的岁月,才存活下来。这些树的秉性比石头还要坚硬,力量比时间还要强大。

有了树,大金江才是活的。树是大金江的旗帜。